

中东欧国家周报

【波黑政治周报】

围绕未来部长会议组成的博弈

Ivica Bakota

(2019 年 3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波黑】围绕未来部长会议组成的博弈

释放“白色烟雾”时机已到？

组成波黑部长会议（Council of Minister）的大型秘密会议于3月底举行。大选后5个月，以及在极其缓慢的民族三角化进程几次加速之后，民主行动党（SDA）、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HDZ）和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SNSD）均同意召开会议商讨未来政府的组成。部长会议的选择既不遵循严格的民族轮换政策，也不反映与特定民族党派相关的成功竞选（只要它在其族裔群体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未来部长会议席位分配及部长、副部长究竟花落谁家将更加难以预测。

最有可能（也是唯一被直接提到的）成为下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的仍是塞族共和国政府前财政部长佐兰·特盖尔蒂亚（Zoran Tegeltija）。早在2018年11月，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就已认可了他的提名，并宣布根据轮换规则，塞族委员应接替即将离任的丹尼斯·兹维斯迪奇（Denis Zvizdic）。2019年3月，当米洛拉德·多迪克（Milorad Dodik）号召波黑众议院所有塞族党派支持部长会议的议程时，佐兰·特盖尔蒂亚的名字再次出现。此后，虽然多迪克拒绝预测部长会议主席，波什尼亚克民主行动党和克族民主共同体都未透露有关主席候选人的信息。因而，对特盖尔蒂亚的认可，可能会被列入预计于3月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议程之中。

更有争议的将是部长会议的其他职位。如果塞族人当选为新主席，那么波什尼亚克和克罗地亚族人会希望在最重要的部门求得职位，例如：外交部、司法部和财政部。克族民主共同体党主席、前克族波黑主席团（MOP）成员德拉甘·乔维奇（Dragan Covic）已经做好了竞选外交部长的准备，“因为这是在波什尼亚克人选出两个波黑主席团成员后，克族人至少应得的”。不过，他还表示，克族国民议会（HNS，克族党派的超党派政治机构）召集的党派会要求获得司法部长和财政部长的职位。另一方面，波什尼亚克民主行动党声称有选举财政部长的权利，因为波什尼亚克人从未担任过此职。其他部长职位也将公开商讨，例如：对外贸易、安全、民政、国防等。但最主要的问题将是在部长会议中各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数量。塞族政党甚至有可能提出减少内阁部长的数量，但这个由塞族共和国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提出的、旨在削弱中央政府权力的想法，是

否能在最高职位的争夺中获得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民主行动党、塞族合作伙伴和本党干部的通过，仍有疑问。因此，目前讨论新任领导为时尚早。但根据媒体的报道，正在进行的谈判进展顺利，波黑很有可能在4月份组成一个新的内阁。

左翼的新动向

2019年2月，我们发现左翼处于萌芽状态。波黑集团（BH Bloc）——新形成的公民平台、社会民主党和反民族主义党派（社会民主党，SDP；我们党，NS；民主阵线，DF）——做出了“历史性反对”的决定，反对与民族主义政党（民主行动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进行谈判并加入政府。这一决定将传达至政府的各个层级（中央、联邦和州）并承诺成为有原则的联盟（principled alliance），宁愿牺牲参与政府的机会、作为反对派等待机会，也不愿成为民族政治霸权的帮凶。对于波黑集团来说，从一开始其最大的挑战就是保持团结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评论人士对这两个方面都持怀疑态度。人们担心某些政党很容易在地方层面屈服，或是这一“历史性的反对”变得站不住脚，并被一些不坚持原则的政党所改变，导致其像以前一样与民族主义者结盟。

首先可以预测（如果不是预期）的是，波黑集团将于3月出现裂痕。在图兹拉（Tuzla）州举行的组建政府谈判，将强迫波黑社会民主党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SBIH）建立联盟，或与民主行动运动（PDA）联盟。当地的波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安维尔·比耶蒂奇（Enver Bijedic）向公众保证，这次结盟只包括集团和民间层面的政党（bloc and civic party），但是否能在州议会中得到足够的支持尚不确定。另一个问题就是，民主阵线可能会与波黑社会民主党在地方层面发生冲突，并且不履行对该集团的承诺。这些都是几周前从图兹拉州传来的信息。民主阵线地方分支据说会更加注重寻求政府职位，而不是建立联盟。但民主阵线对此将作何反应目前尚不知晓。我们党的领导人普雷德拉戈·科约维奇（Predrag Kojovic）和该集团的精神推动者（spiritus movens）反对民主阵线优柔寡断的态度，并要求民主阵线领导人对电话会议作出回应。显然，上个月民主阵线和我们党及波黑社会民主党唯一的沟通方式就是通过媒体。

当民主阵线3月26日宣布有意与所有政党（包括民主行动党和克罗

地亚民主共同体) 在国家和联邦层面就组建政府展开谈判时, 民主阵线是波黑集团中最薄弱的环节就已被证实。对这一决定的最初反应, 是指责民主阵线改变立场、成了民主行动党主席伊泽特贝格维奇·巴克尔

(Izetbegovic Bakir) 的木偶”。但是, 亦有分析人士指出, 民主阵线的“爱国倾向”早在科姆希奇 (Komsic) 担任波黑主席团克族成员时就已为人所知。此外, 由于没有比地方民族主义党派 (例如波黑民主党) 更强的议价能力, 以及没有寻求职位的动力 (例如我们党), 民主阵线就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波黑集团解体, 其反民族主义的原则立场, 已经使民族阵线不再进行现实政治计算。这是波黑社会民主党和我们党根据民主阵线的决定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 其中没有排除未来与民主阵线 (以及其他非民族主义政党) 在地方层面的合作, 但声称“该集团并非单纯的政党组合, 更是一个政治观念, 获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

塞族共和国新的反对者?

2018 年 10 月的选举结束后, 请愿组织“大卫正义” (Justice for David) 的抗议活动以失败告终。最后, 在 3 月份通过颇有争议的“彩票法”后, 塞族共和国的反对派力量退回到了历史最低水平。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领导的执政联盟获得了占绝对多数的席位 (83 个席位中的 57 个), 依然保持着最强大的中间派政党的地位, 并有威权主义的倾向。塞尔维亚民主党 (SDS), “名义上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 (塞族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拉多万·卡拉季奇, Radovan Karadzic 在战时成立的政党), 仍是主要的反对党。但在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成功劫持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议程并发展了更多分支网络后, 塞尔维亚民主党传统的投票基础遭到严重侵蚀。该党较年轻的现任领导人武科塔·戈维达里察 (Vukota Govedarica) 采取了不太极端且更“欧洲化”的民族保守观点。然而, 意识形态色彩减轻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选票, 该党仍将重拾极端民族主义话语去取悦其传统选民。然而, 回归民族主义的战术亦无法与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希望传达给公众的更精确和包罗万象的信息相匹配, 正如国际刑事法庭对塞尔维亚民主党创始人拉多万·卡拉季奇判决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

民主进步党 (Party of Democratic Progress) 是中右翼政党, 也是塞族共和国的第三大党。它是作为“一人党” (one-man party) 建立的, 前塞族主席团成员姆拉登·伊万尼奇 (Mladen Ivanic) 是其领导

人。该党是自由主义保守派，在大部分时间处于反对派地位。现任领导人布拉尼斯拉夫·博莱诺维奇（Branislav Borenovic）使该党在塞族共和国国会中的席位数量略有增加（现有 83 个席位中的 9 个），这也有助于伊万尼奇竞选连任波黑主席团塞族成员。鉴于规模、平台、观点和政治相对成熟，该党可以成为“理想”的反对派。但是，它缺乏聚集其他党派的领导能力。现在，它们的政治活动可被看作两种极端：年轻成员采用引人注目的花招（例如德拉斯科·斯坦尼武科维奇，Drasko Stanivukovic），而资历较老的成员则表现出冷漠和犹豫不决。二者似乎都不符合塞族共和国反对派的行事风格。

议会代表中的其他反对派——民主行动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 1990——以民族为基础的政党身份，或以少数民族（波什尼亚克和克族）的身份进入议会。有许多政党“曾经假装是反对派”，但现如今只能作为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的代表，如社会党（SP）、民主人民联盟（DNS）和最近的民族民主运动（NDP）。极端主义塞族激进党和其分裂出来的塞族激进党“1 月 9 日”均未通过（议会）门槛。

选举后，塞族共和国反对派存在的两个问题只会进一步降低已经很低的支持率。第一个问题是，在抗议“大卫正义”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背叛”。可以说，民主进步党和塞尔维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多样化发展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但当它们将支持“大卫正义”抗议活动作为选举运动的一部分时，遇到了真正的反对。然而，正如所意料的那样，这些尝试在选举后都结束了。大卫的父亲、请愿组织的领导人达沃尔·德拉吉塞维奇（Davor Dragicevic）在本月对反对派进行了最后的表态。他批评了塞尔维亚民主党和民主进步党在国家层面上重新加入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的行为。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阻止实施巩固执政党网络的法律时，它们存在共谋或者无能为力情况。2019 年 3 月，塞族共和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所谓的“彩票法”，正式规范赌博管理和（体育）博彩服务，但执政的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实际上垄断了每年收益数十亿波黑马克的部门。虽然反对派很可能在国会投票中获胜，但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延迟审议程序或决定程序，给人留下了要么无能、要么有共谋行为的印象。

（作者：Ivica Bakota 翻译：刘梓绚；校对：贺之杲；审核：刘绯）